

探春雷公山

杨秀廷

梨花风起，柳絮堆烟，轻轻浅浅的春雨乘着风花静悄悄落在雷公山的新绿中，踏青的人，前者呼，后者应，三三两两，多了起来。

雷公山的春天是有重量和体积的，堆青叠绿的群山，流碧淌翠的溪河，把苗岭的气韵展呈于天地之间。古人说：“山之姿态，得树而妍；山之骨骼，得石而苍；山之营卫，得水而活。”雷公山兼而有之，大美天成。在这个美美与共的生态家园里，绿水青山养眼，蓝天净土养颜，传统饮食养生，民族文化养心，田园生活养神，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借了春风春雨、山情水韵和草木的情义通达人心。

走进雷公山，总有美好的记忆生长在心里和梦里。2001年仲春，我走进坐落于雷公山下的西江千户苗寨，参加文学创作采风活动。初见西江，那依山势而建，气势宏伟的木楼群一下拨动了我的心弦，我不由一声轻叹。午后的微雨中，西江的田园山水显得空灵而宁静，一种平和、质朴的天籁氤氲其间，叫人疑心是走进了“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桃花源。进寨的路口和寨门前，银花闪耀，银光如潮，好不容易“闯”过了西江苗寨盛情款款的一道“拦路酒”，我们前来参加笔会的一行人进入苗寨，已经是暮暮时分。透过微雨看山寨的灯火，朦胧中有种如梦似幻的美，不时有苗歌从山寨里那悠悠传来，深情而飘逸，像浙沥的春雨，润进我的心田。

春水初生，春林渐盛。第二天，我们沿着芳草湿润的古道往大山里走，湿润的春阳，带着山风裹挟的些许凉意和芳香，从郁郁葱葱的雷公山上斜照下来，撩拨着山野间有些迟来的春意，我的心也随着春阳和鸟鸣一般雀跃，那种如坐春风的感觉来得如此淋漓和真切。我们走村、看云、赏绿、读树、观瀑、听歌，在乌东村遇见云雾缭绕青山的美景，在白岩村听到醉人的歌声，在农家宴上感受“板凳舞”的热烈奔放……一个地方的好，并不是你从这里带走了什么，而是你用自己的方式在这里找到了快乐。

我们来到雷公山山麓的格头苗寨，探访千年古村。格头苗寨是一个古树环绕的村落，虬枝苍劲、绿叶婆娑的古树，遍布村寨周围。秃杉林扮绿的绿意，既是这个古村与天地交谈的丰润语言，也是迎接客人的盈盈笑容。这些古树，萦系着苗族族群的家国情怀，联结历史，唤起乡愁，凝结共同的民族情感记忆。挺立于格头苗寨翁苗河畔的一株千年秃杉，胸围7.6米，直径2.42米，树龄已逾千年，正如清代贵州锦屏学者龙绍谂对杉树的赞誉：“其性直，其品端，其节坚，其材美。一茎独上，有昂霄耸汉之势。”如同一把撑在蓝天上的绿色巨伞，号称“秃杉王”。古树的年轮里，记录着格头苗寨的绿色密码和生生不息的生态故事。当地民谣唱道：“大云遮天，古树护寨。大云遮天天不得砍伐破坏秃杉。”表达了人们对古树的爱护和敬畏。伫立古树下，仰望树梢上的流云，体悟自然的荣枯和时光的消长，心获安祥。

黔东南山水清秀，生态优良，雷公山则是黔东南苍莽群山中一枚巨大的绿色肺叶，吸纳天地的精气，呵护家园。古往今来，黔东南各民族人民因地制宜，靠山吃山，吃山养山，感怀自然的养育之恩，对生存所依赖的资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形成了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生存发展理念。清乾隆年间的《黔阴识

略》记载：“（清水江）两岸冀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栋梁栾栾之材靡不备具。”在黔东南的许多村落里，人们“山当田，蓝天上的绿色巨伞”，营造山林的同时，于幼林间种植小米、薏仁、玉米、红薯等，逐渐形成生态复合型的山地农业生产模式，养山护林和粮食生产两相宜。这种生态与生计互动互补的实践，积淀衍化为敬惜资源、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并逐步影响地方的社会生态。

山道边，一簇簇青草舞动绿色的小手，向深蓝的天空拔响了一支支鲜嫩的春歌，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走进倚靠在雷公山怀抱里的乌东苗寨，只见层峦叠翠，林木蔚苍，整个村寨一派古木葱茏，民居掩映其间。繁茂的山林、鳞次栉比的吊脚楼、层叠的农田、潺潺的溪流，和合相生，古意苍茫。乌东苗语称为“欧东”，意思是“水中央的村寨”。乌东村森林覆盖率高达92.8%，这里群山环绕，阡陌交通，草木峥嵘，3条溪流穿寨而过，山、溪、田、林、路、宅融为一体，构成高山园林的独特景观，营造出“山中村、水中寨”的春天意境。

春天总是宜人的，这时节，在雷公山，一枝一叶，都被时光赋予了美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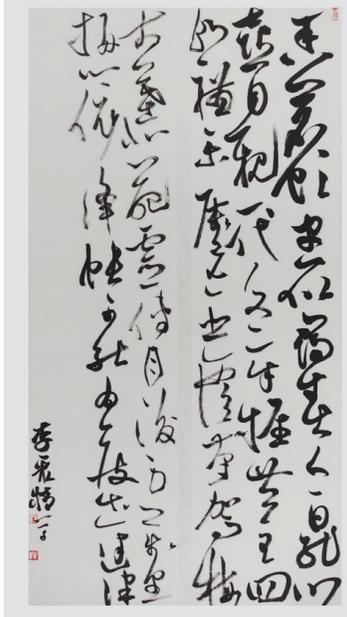
春天总是宜人的，这时节，在雷公山，一枝一叶，都被时光赋予了美的力量。

春天总是宜人的，这时节，在雷公山，一枝一叶，都被时光赋予了美的力量。

春天总是宜人的，这时节，在雷公山，一枝一叶，都被时光赋予了美的力量。



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



草书 《明·杨龙友投赠董思白先生》李聚精

香茗饮尽似寻春，今日龙门喜自亲。一代文章推共主，四朝礼乐属元臣。西郊笔驾梅前墓，北苑灵传自后身。万里扫门依绛帐，可能为渡出迷津。

李聚精：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书法家协会理事，贵州省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秘书长。

悠悠黄果树

涂万作

人在山中走，水从天上来。黄果树瀑布的雄浑与壮美从未改变，许多年前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其实，最初黄果树瀑布深藏于野，是鲜有人知的，直至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到此并把它写入《黔游日记》，其神秘面纱才被揭开。

黄果树瀑布是大自然不可多得的地质杰作。记得2017年，我有幸采访过从安顺走出的地质学家肖序常院士。他说，随着喜马拉雅运动展开，有了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之类的地质形态。千万年的地壳变化，形成了包括贵州在内的丰富的喀斯特地貌。仅安顺境内就分布着数不清的暗河幽泉、竖井天坑、溶洞瀑布，已有5万年历史的水帘洞，它上聚高原雪山之精魂，下接地气冰泉之灵性，所以格外冰清玉洁。肖序常先生生动的表述，让我对黄果树景区充满遐想。

回想起第一次游览，还是在1979年的仲冬，当年的老路弯多且窄，车子走得慢，天不亮出发，回来时已是万家灯火，两不见天。也许是冬季，也许交通不畅，黄果树瀑布游者寥寥。我们一行5人，被一辆老式吉普直接送到与瀑布隔河相望的观瀑亭。亭子六角六柱，又叫六角亭。周围摆了两个拍风景照的摊子，摄影师傅殷勤地揽着生意。那些“黑白样片”上的文字，一看就是临摹亭子两侧的对联：“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红霞似锦何须杖织天生成。”作者不详，联中“白水”与“红霞”语意双关，既指颜色，又暗喻白水河与偶尔出现的彩虹相辉映，虽略嫌直白，但意境还是不错的。

六角亭所在位置高峭，远处的黄果树瀑布一览无余，波光潋滟的白水河，流向崖壁，瞬间断成高挂的瀑布。下面的深潭，水雾氤氲，朦朦胧胧。也许远观的感觉太过朦胧，大家决定走近探个究竟。于是司机师傅带路，沿亭边曲径直抵潭边。师傅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犀牛潭，有十余米深。临潭观瀑，能真实感受飞流直下的雄浑。那时用的是老式的海鸥牌相机，大家在河边的石头上，或立或坐，照个不停，直到胶卷用完。首次黄果树之行就这样草草结束，等到那些胶卷变成一张张黑白照片时，记忆也跟着塞进了相册。

因为一段情，爱上一座城。贵阳就是我的那座“城”。我喜欢“朋友自远方来”的感觉，朋友来了，除了有好酒，还要好玩，黄果树就是好玩的好去处。几十年了，说不清多少次与亲友同游。记得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妻妹一家从加拿大回黔便提出游览黄果树。那时的景区设施，尚处于逐步完善阶段，从犀牛潭到陡坡塘，再到天星桥，各景点开始有了连接的公路。车行其间，青山涵翠，小河盈碧，如在画中。

随着往返黄果树次数的增多，景区的基础设施也一年一个样，道路、台阶、步梯、护栏，应有尽有。景区在变，而黄果树的山水风貌依旧。有时站在瀑布前，会生出些联想，虽说山还是当年的山，石也是当年的石，但水早已不是当年的水了。俗话说“山不转水转”，水是流动的，因为流动才给了大地生生不息的葱茏与生机。我甚至想，这水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如有答案，那一定就潜藏于山水之间。

人常说，再好的景观都有审美疲劳的时候。我以为黄果树瀑布例外，因为它的变化不会穷尽，每次来都有新感受。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10年暑期，与几位老家人友同游黄果树瀑布。恰逢持续暴雨过后，游客之多难以言状，肩挨肩，脚蹭脚，长长的山谷，长长的人流，似无尽头。随着人群的蠕动，瀑布渐近，山谷间弥漫着冰凉的水汽，小贩叫卖雨衣的吆喝声、游客的尖叫声、水流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片刻后，壮观的画面出现，一向以清冽著称的白水河，忽然浊浪飞卷，咆哮而来！顿时，犀牛潭下，浓雾蔽日，水帘洞前，彩虹横卧。我也是第一次观赏到如此量级的瀑布洪峰，仿佛天河决口，倒海翻江，非“震撼”一词无以形容。同样是77.8米高差、101米宽度的黄果树瀑布，此刻带给我的，完全是另一番壮美。

黄果树瀑布是属于大自然的，大自然有四季，黄果树瀑布也有。我曾读过徐霞客的《黔游日记》，郑珍的《白水瀑布》，谢三秀的《黔诗纪略》，深为所感。徐霞客是夏秋之交来的，他这样记述：“透院临南顾，则路左一溪悬捣，万练飞空，溪上石如莲叶下覆，中裂三门，水由叶上漫泻而下，如蛟纳万幅，横罩门外，下者不可以丈数计，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厉；所谓‘珠帘钩不卷，匹练挂遥峰’，俱不足以拟其壮也。”而郑珍则沐浴春风而来，所以才有“春风吹上观瀑亭，高岩深谷恍曾经”与“美人乳花玉胸滑，神女佩带珠囊”这样的诗句。谢三秀则以“素影空中飘匹练，寒声天上落银河”来形容冬天的黄果树瀑布。我同样也欣赏清人黄培杰的七绝：“犀潭飞瀑挂崖前，雪浪高翻水百寻。几度凭栏观不厌，爱他清白可盟心。”可见，黄果树瀑布在文人墨客心目中，是何等的瑰丽。

纵观黄果树全景，无论陡坡塘的宏阔，还是天星桥的幽奇，抑或滴水潭的险峻，俨然一座山水博物馆。徜徉其间，你会看到山因水而灵动；水因山而婉约。那临水而居的布依寨子，坐落于林麓，朝雾夕霏，山歌与瀑布同唱，仙境与烟火共融，悠悠岁月，如画如诗。

作为世界级奇观的黄果树瀑布，无疑是天地给予贵州厚重的馈赠，真山真水从来是黄果树瀑布纯粹的气质，正是这份真，让我对黄果树瀑布一直深怀敬意。

打薄（外一首）

朵朵

你要弄剪刀
说要把我的头帘打薄
柔软的头发表，无辜坠落

日历被我一张张撕下
你瞧，我也学会这门手艺
双脚迈开、马步蹲好
手握利刃，将日子一点点打薄

走出旋彩影门
我轻轻吹口气
刘海轻盈，牵着我飞
走过这么多路，原来
我也变薄了

惊蛰

左耳，右耳
谁第一个听到你的秘密？
念头疯长
增殖的红细胞
在血管里恣意狂奔
即将冲破身体

你渴望攀上那面险峻的崖壁
渴望在那细密的睫毛下躲避风尘
躺在嘴角的弧线里，浪荡

你的鼓点越来越远，越来越重
你于深夜中惊醒
是起舞的时候了——
和仓庚、蚯蚓，还有蝴蝶

春天的列车驶来（外一首）

陈海豹

风，缓缓地吹醒了大地
小溪流水的声音悦耳动听
新芽在阳光下欢笑
行驶在春光里的列车，在神州大地上
奔跑鸣笛，驰骋如马

把梦想粘贴在绿叶上
绿叶渐渐变成红花
红花渐渐变成果实
把梦想插上翅膀
乘春风飞向远方
这一趟列车载着希望
憧憬向前，一路生花

喊茶

吴胜之

每到春暖花开时，大山中的一片片茶园或是一棵棵茶树，历经一个冬的蛰伏与沉默，已逐渐褪去了冬装的包裹，新芽萌动。为促茶树发芽，便有了上千年的惊蛰喊茶习俗，目前仍在黔东南茶区传承沿袭。

我有幸结识岑村一个叫美朵的姑娘，她从茶学专科学校毕业后回到家里，接手了她父亲经营的茶园。茶园在乌罗镇的大山深处。每年惊蛰时节，都会举行惊蛰喊茶仪式。今年她特意邀请我参加了喊茶仪式。

喊茶仪式在惊蛰中午12时举行。一个后生先击鼓三声，主持仪式的老人手中点燃三炷香，先向天地恭敬行三叩首之礼，然后吟诵祈语，随后道：

大地惊雷响，茶芽快快发。
惊蛰令节到，茶尖赶快冒。
春意闹得意，嫩茶发得齐。
今春雨水足，茶发有奔头。
……

老人完成仪式后带领人们在茶园巡游并喊茶。两个后生抬着大鼓，跟在老人后面边走边敲，姑娘们列队随后。我也参加了喊茶的队伍，我们边走边向茶树齐声叫喊：茶芽快快发，茶尖赶快冒……我们围绕茶园转了3圈，反复呼叫不停歇。众人发出粗犷的叫喊声，一时回响山谷。

美朵说，喊茶仪式3天之后，茶树芽苞悄悄萌动了，并伸出了像米粒大的芽尖，有些感温性强的茶树已冒出了尖尖角。

惊蛰喊茶之后，美朵家的茶园拉开了开采的帷幕。开采那天，我跟随着美朵姑娘上了茶园。清早，采茶姑娘手提着小竹篮，脸上溢满了喜悦，望见这一坡坡、那一岭岭茶树，姑娘们按捺不住，带上几分期待，迎着晨风，挥动着灵巧的手，在树冠上采摘着一颗颗嫩芽。

一般初春的芽头采摘比较讲究，只采一芽或一芽一叶初展。采茶的手势不允许掐采茶叶，更不允许采摘虫芽、紫芽或冻伤芽。一斤香茶，需要采摘5万多个芽头。姑娘们采茶娴熟，一个时辰之后，采下的鲜芽已将小竹篮装满。

暮色降临了，黄昏很快占据了庭院。美朵姑娘在茶山忙碌了一天了，我和她回到加工房。摊青房排列着整齐的竹席，竹席上已铺满一层层鲜活的茶叶。

十几个炒茶工都换上清洁的蓝色衣服。美朵姑娘带头上锅炒茶。在校期时她曾到苏州茶场实习，炒得一手好碧螺春茶。

他们将竹席上的芽叶，按定量投进滚烫的炒锅炒青。然后，及时用双手高抛抖散水汽，持续一会儿，待水汽散尽，反复在锅里揉团做形，做成卷曲形，然后提毫披霜。一夜间，大家双长时间在茶锅高温下不停地翻炒炒茶。

随着锅温的升高，茶从锅里溢出芳香。这天晚上，我端起刚加工好的茶慢慢啜饮，我不敢轻视这杯茶。它来自姑娘们采茶的千辛万苦，它来自炒茶人在夜间炒制的辛劳。我细观杯中之物，汤色清澈，叶底嫩匀明亮，还见叶边的茸毛依稀；色泽翠，曲卷形态优美。这是美朵姑娘创制的碧螺新茶。

细细这杯香茶，自斟乐无穷。它不止取自清风明月的山川，也不止来自摊凉、杀青、揉团、揉捻、提毫等复杂工序，还源自神农氏以来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茶文化，贯穿苦、甜、淡等人生的回味与历程。这也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贵礼物。

春的气象

汪海波

去年闰月，今年春节要来得晚些，农历大年还没过完，阳历早春3月就来到了人间。

春天一旦到来，就无法停止她匆匆的脚步。昨夜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打破了春日矜持的宁静。拉扯着那场春雨的风，急急促促地掀起我的窗帘、掠过我的脸庞，然后从另一边的窗子一穿而过，瞬间，把我的整个房间扫了个遍。尽管整个下午的天空都是云层密布，算是有了先兆，但这场雨的不期而遇，仍然让我感觉有些意外，毕竟，清早起来的时候，还是一片暖阳，路上的行人似乎都减去了那层厚重的外衣，开始享受着春阳带来的暖意。这春天的雨啊，似乎已经感觉到时节已至，有些迫不及待了，说来就来。

这场雨，不再像冬日的雨，丝丝绵绵，扭扭捏捏，而是带着期盼，洋洋洒洒、畅快快地下了起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迅速把早上才放进衣柜里的棉衣又披在身上，沿着房间向四周看了看，便关上了窗，将又湿又重的风挡在玻璃外；借着朦朦胧胧的夜灯，依稀能感觉到雨在雾中的影子。沙沙的雨声，从窗户边缘的缝隙里绕进来的时候，变得轻柔多了，就像从远方隐隐约约传来的声声号角，跟着风一阵一阵地掠过，忽大忽小，忽近忽远，在耳边盘旋，从眼前拂过。那风已经少了冬日刺骨的丝丝寒意，那湿气带着淡淡舒缓的感觉，从脸上滑过的时候，我已经走进了早春3月，走进了万物复苏的3月。

跟着春天舒展身子，能感觉到空气也舒展开了，我深深地呼吸着3月的空气，那空气直接穿过我鼻孔、抵达肺部，慢慢向血液里浸润，让干咳嗽了整个冬天的喉咙，开始变得有些湿润起来，一种活力在全身蔓延。我伸开灵巧的手，在树冠上采摘着一颗颗嫩芽。一般初春的芽头采摘比较讲究，只采一芽或一芽一叶初展。采茶的手势不允许掐采茶叶，更不允许采摘虫芽、紫芽或冻伤芽。一斤香茶，需要采摘5万多个芽头。姑娘们采茶娴熟，一个时辰之后，采下的鲜芽已将小竹篮装满。

暮色降临了，黄昏很快占据了庭院。美朵姑娘在茶山忙碌了一天了，我和她回到加工房。摊青房排列着整齐的竹席，竹席上已铺满一层层鲜活的茶叶。

十几个炒茶工都换上清洁的蓝色衣服。美朵姑娘带头上锅炒茶。在校期时她曾到苏州茶场实习，炒得一手好碧螺春茶。

他们将竹席上的芽叶，按定量投进滚烫的炒锅炒青。然后，及时用双手高抛抖散水汽，持续一会儿，待水汽散尽，反复在锅里揉团做形，做成卷曲形，然后提毫披霜。一夜间，大家双长时间在茶锅高温下不停地翻炒炒茶。

随着锅温的升高，茶从锅里溢出芳香。这天晚上，我端起刚加工好的茶慢慢啜饮，我不敢轻视这杯茶。它来自姑娘们采茶的千辛万苦，它来自炒茶人在夜间炒制的辛劳。我细观杯中之物，汤色清澈，叶底嫩匀明亮，还见叶边的茸毛依稀；色泽翠，曲卷形态优美。这是美朵姑娘创制的碧螺新茶。

细细这杯香茶，自斟乐无穷。它不止取自清风明月的山川，也不止来自摊凉、杀青、揉团、揉捻、提毫等复杂工序，还源自神农氏以来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茶文化，贯穿苦、甜、淡等人生的回味与历程。这也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贵礼物。

人们无限的遐想。尽管可能会遇到倒春寒的逆流袭扰，经历像寒冬一样的浩劫，给那些刚刚绽放的花朵带来伤害；也可能遇到猝不及防的冰雹洗劫，让青涩果实经受考验，但它们就像始终遵循着某种铁律，坚守着某种信念一样，年复一年地绽放着，从未退却过。春天总是这样，永远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带给人们无尽的希望。

那些潜伏在草丛里的嫩芽，青青的，嫩嫩的，才从地下钻出来不久，就躲藏不想想拔节的身姿，不断踮起脚尖，好奇地打量着一路春光景色，打量着这个深不可测的世界。这些遍布市井山野的小草到来的时候，悄无声息，却又无处不在。它们跟着春天的脚步，从路旁、从山野，纷至沓来，把春天一层层地渲染，染出一片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意。它们还要等待，等待枝头那些刚吐露出来的各种色彩，一起变绿，一起编织那片绿油油的世界。然而，这一切，没有喧嚣，没有吵闹，就那样不知不觉地，向着那片绿油油的世界悄悄靠近。

我遇见，那些在旷野苍穹，或成群结队，或孤身身影，飞来飞去的鸟儿，它们在忙些什么呢？那些在林间草丛里穿梭来去、饱食着丰裕果实，嚷起来声音都有些打结的鸟儿，在争些什么呢？还有那些整天在田间地头翻来找去、忙着觅食的鸟儿，在期待些什么呢？也许，那些要返回繁殖地延续生命的候鸟已经启程，去了它们应该去的地方，想留是留不住的。那些常年留下来的宿鸟，自然要觅食，还要繁衍，还要等待那些候鸟归来和离去。遇见春天的鸟儿，就像遇见了自己，一切皆是自然。

3月的阳光，和暖近人，轻轻地洒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轻柔的棉袄，温润而酥暖。它们一路跋涉，驱水披雾，来到人间，东起西落，孕育生命，普照万物。此时，它们正以最适宜的温度，孵化着春天的梦想，孵化着万物的复苏。阳光下，孩子们欢快的身影又奔跑起来了，红领巾映红了脸颊，像永不凋谢的花儿一般，绽放在大街小巷里，绽放在乡村小路上。那些被重新翻犁过的土地，带着暖暖的色彩，没有固定的形状，清新自然，光亮明净。它们大大小小地散落在细缓的山水之间，就像生命里运动的线条，带着某种信息，在山间自由地流动着。那些在田间地头进进出出的人们，把春天的种子播种在地理行间，看着它们发芽，不断长高。人们的耕作，就像在繁衍着一排排古朴的文字，抒写着一段段没有结尾的诗行，要让人去朗读、去歌唱，这是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欧阳修曾经留下这样的名句：“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时光流转，时序更替，四季轮回，本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又何必必要去留住它呢？既然已是春雨来临，春风不等闲，何不播下春天的种子，让3月的阳光，为你孵化出心中那片美好的梦想？何况，今年的阴历3月还未到来。

清晨，刚刚喷发而出的红日，还在眼前的树梢微微颤动，匆匆的身影从我身边不停走过。我仰望枝头，那些在晨风中刚刚醒来的嫩叶，向我会心一笑。